



行走齐鲁

# 威海双岛湾的变迁

□陶遵臣

威海三面环海、因海得名、依海而建，海岸线达985.9公里，为全国地级市最长的海岸线，拥有独具特色的海湾、沙滩、岛屿、礁石、滨海湿地等，更有举世无双的魅力双岛湾。

威海双岛湾也叫双岛港，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张村、羊亭、初村三镇之间。双岛湾三面山岭环绕，西是峒岭山，南有凤凰山，东为烟墩山。山丘间有羊亭河、初村河等河流入海。双岛湾得名，源于其出口处有大小两个小岛。

《威海市地名志》载，大岛东距大陆最近点帽角0.5公里，因此处有大、小二岛并立，此岛为大，即以为名。岛形近圆，东西长0.2公里，最宽处0.2公里，面积0.03平方公里，海拔14.9米。岛岸线长0.6公里，侵蚀海岸特征明显，北岸陡峭，岸外有礁脉延伸。

小岛呈西北至东南走向，近似椭圆形，长0.15公里，最宽处0.11公里，面积0.016平方公里，海拔12.1米。岛上地势较为平缓，杂草丛生，无水源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如今的小岛已经与陆地相连，仅余大岛傲立在湾口中矣。

关于双岛的由来，流传着不少传说，《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·威海》一书便记载了如下一则：传说威海的大小港口，都是东海龙王敖广派水族精英把守，把守双岛海口的是一只海蟹精。一次海啸，窜出一条乌贼精，要夺占海口称王。螃蟹精严阵以待，寸步不让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。乌贼精见正面交锋很难战胜螃蟹精，便口吐黑雾，搅浑海水，窜到螃蟹精背上，用八条长腿将螃蟹精勒死。螃蟹精死后，尸沉大海，两只蟹钳露在水面，形成两个小海岛，人们称之为“双岛”。乌贼精占了海口之后，兴风作浪，无恶不作。龙王震怒，派遣对虾将军率领三千水族，前去捉拿问罪。经过几十回合厮杀，乌贼精乱了阵脚，便故伎重演，口吐黑雾，搅浑海水，淹没了周围九庄十八疃。对虾将军见它如此疯狂，便用锋利的长枪直刺乌贼精心脏，又伸出两条长须将乌贼精卷起，甩在口外西南。乌贼精尸沉大海，露出水面的部分，变成了沙渚。从此，龙王便命对虾将军把守海口，双岛海口又风平浪静了。

打开威海地图，人们还会发现双岛湾南部一个叫做“黄泥岛”的地方。不过，说是岛，这里目前已经与陆地相连，被挖成大大小小的池子。《威海市地名志》记载，黄泥岛原名鹿岛，其南侧的鹿道口村村名即与此有关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谈及双岛湾，很多人的印象是作为水产养殖基地而存在。湾内堤坝纵横，存在大量的养虾池、养参池。如今，在崛起的双岛湾科技城，成为双岛湾新的瞩目点。

不过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三四十年前，口小腹大，状如“花瓶”的双岛湾主要作为港口而存在，“腹”内是大片海水；而在2800年前，如今的双岛湾区域则是一片茂密森林；时间再向前推至8000年前，这里则是丘陵谷底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双岛湾区域大部分被围成了盐田、养虾池、养参池，不少区域则被填海连陆，这并不是双岛湾第一次变迁。1976年双岛湾内修整盐池，曾挖出大片直立状态的树干和树枝，仿佛“海底森林”一般。后来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古树做了年代测定，结论是古树距今2800年，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。

据介绍，不少专家都推测，双岛湾本是



双岛湾跨海大桥

一大片丘陵谷地，大约在8000年前海平面上升，海水淹没了这片陆地，海水顺羊亭河一直上溯到港头村以东。于是古人就开始选择在附近临海的高地上住下来。

物换星移，新形成的双岛湾又不断被河流携带的泥沙淤填，到距今3000年左右，双岛湾又变成了滨海浅滩，海水进不来了，在浅滩上又生长起树木来。到距今2000年左右的西汉时期，海水又一次淹没了双岛湾。地质学家把这次海水入侵谓之“公元元年海侵”，这次海侵使山东沿海不少农田村庄没入大海。

汉代编著的水利通史《汉书·沟洫志》对这次海侵已有文字记载：“往者天尝连雨，东北风，海水溢，西南出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水所渐矣。”双岛湾海底森林的形成正与这次海侵有关。

古人云“沧海桑田”，双岛湾的变迁可能是最好的体现吧！当你身处双岛湾，了解到数千年来自所经历的变幻，是件令人激动的事。

双岛湾拥有的不只是神奇的自然景观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威海人民还用他们的智慧，继续为双岛湾增添新的传奇和美丽色彩。

在双岛湾入海口水道东侧偏北，有一个伸向海中的海角，与双岛相对，当地人称为“鹿台”，航海资料称为帽角。就是在这里，设有一处渔用助航标志——帽角灯桩。

威海市海岸线蜿蜒近千公里，附近海区又是黄、渤海交汇处，自古就是海上交通要道。商船、渔船来来往往，指引航向的灯塔、灯桩等自然必不可少。相较位于中心城区的一些灯塔、灯桩，帽角灯桩并不广为人知。其实，帽角灯桩至少为附近过往船只助航20多年。这座主要以石块垒成的灯桩，朴实无华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，伫立在大海边。

从高处俯看双岛湾，会发现一座玉带般的大桥从双岛湾口穿过，这就是雄伟、美丽的双岛海湾大桥了。双岛海湾大桥不仅是烟威高速上最大的桥梁，也是山东省首座跨海大桥，桥长557米、宽23米。在双岛海湾大桥南不远处，则是另一座更加雄伟的建筑，它就是青荣城铁双岛湾特大桥。双岛湾特大桥全长6726.79米，宛如巨龙一般，是青荣城铁沿线最长的跨海特大桥，是青荣城铁建设的重要节点和控制性工程。

近年来，双岛湾科技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“一城三园”建设进程中，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一个国家区域创新中心，快速在这里集聚发展。眺望项目四周，高大的园区被温润的自然环境环抱着。

防潮堤是坚硬的“铠甲”，在双岛湾则多了一份“温婉”。科技城核心区防潮堤总长15公里，是双岛湾最引以为傲的生态景观之一。据介绍，双岛湾共规划33公里海岸带整治修复工程，目前已开工工程主要位于东岸、中心岛及西岸部分，全长约12.73公里。此外，根据水动力规划设计，开展湾区扩容工程，拆除位于规划湾区内的原有养殖池堤坝，并进行中心湾区清淤工程。目前已进行双岛湾东西两岸及中心岛原有养殖坝埂清理工作，基本达到了湾蓝水清、水质良好的生态目标。

如今在双岛湾科技城，海湾面积11000亩，河流面积2300亩，蓝色水域占比超过20%。数据显示，目前双岛湾科技城的蓝绿占比为70%，森林覆盖率为42%。得天独厚而又尽心呵护的美好生态环境，目前已成为双岛湾科技城区别于其他科技园区的最大亮点之一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我的祖父庞惜璞

□庞阿然

前段时间，阅读了齐鲁壹点曹青春的《宁津曹塘村走出的近代国画大师——庞惜璞》一文，文中写道：“庞惜璞，署名阿新。山东宁津人，原清末翰林庞际云之嫡孙。家学渊源，尤善丹青。冀鲁边区沧南联立师范学校语文、美术老师，后转泊师任教。1947年冀鲁边区政府，在原禹津县曹塘村组建沧南联立师范学校。庞惜璞应邀，由津来校任教。学校落成在民初李浚之仿建的江南园林式大宅院‘榆园’。据老人回忆，庞惜璞绘画技艺精湛……”

这篇文章再次激荡了我的心绪，庞惜璞就是我的祖父，此文所叙情状与我所知相符。

庞际云在清末历史转折的风雨征程中，留下诸多痕迹，世人知之不多；我们这些后人也是知之不多！

上世纪80年代，阅读《傅雷家书》后，引起了我和弟弟们对历代家书的兴趣，后来读《曾氏家书》时，书中曾国藩对河间府庞省三的赞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父亲才告诉我们：“省三就是咱家庞翰林”，进一步阅读，才知道了省三就是庞际云。

长辈们也说起过庞翰林对孝道的践行和对“修、齐”的强调，他不负家志，努力耕读入仕，建功业于江淮湘鄂，未曾忽略对启蒙后辈的重视，这些往往跳跃在老辈述说的往事里。在我看来，能够传承庞际云兄弟们的文化追求和气脉的后人，便是我的祖父庞惜璞。

近两年回览祖父留给友人的艺痕，还是能品味到庞际云、庞际咸兄弟二人笔墨中的余韵。庞际咸是兄长（史料有所记，庞际咸字浚卿，咸丰元年举人，官户部员外郎，书法冠时求者日不暇给），科举得中早于庞际云，户部员外身份使之居京日久，履差之余，精修书画、结识名家，曾为宫廷画师沈振麟一家赏识，后与沈之爱女成亲；沈家之女得家父真传博学多才，至此南北文人画韵的才情与宫廷绘画元素，汇成庞氏家族才艺雅趣追求的源流。多年的识读使我感到：老人家笔情墨韵中的渊雅古韵，是源于此端的。

庞氏后人延至我祖父这一辈，都不愿跟儿孙们细说往事了，是耻于庞朋的后代耕读入仕的奋斗历程早已不合时宜，还是庞际云与曾国藩亦师亦友的过往惹出一些麻烦？我没有追问道。只有裹过脚还能读懂报纸的祖母经常对孙辈们小声讲：咱是“翰林苑”的孩子，习字、读书、做人做事马虎不得！

庞际云的后人中循着他在家书中所荐的路向，关注新学并进入新式学堂，流向城市社会为数不多，祖父庞惜璞是其中之一。

祖父的友人们曾多次提醒我：庞朋（庞际云的父亲）——庞际云——庞惜璞相继追求的是一致的，读书致用、教书育人、举荐贤能，是他们向善、守正人格旋律中的重音，作为私塾先生的庞朋执教三里五乡，三子庞际云读书的功夫最为老先生赏识。“三翰林二京官”便是乡间对庞朋施教的美誉。庞惜璞的才学也居同辈之冠，为父辈掌上明珠，然而后来科考停、国势转、家道衰，歧路漫漫，庞惜璞执教育人，步入了祖辈们看中的始点。

庞际云曾不负曾氏之托，精心构筑曾纪泽兄弟们的修身成长，相关的史料和曾氏文集都有记载。近年来，曾在沧南联师求学的学子们，对庞惜璞躬耕新中国教育的



庞惜璞画作

回忆和赞誉也不断地见诸于媒体，我和弟弟们常常能够阅读到，比如：2013年人民美术网介绍军界作家、画家、诗人三才兼备的王中才时写道：“王中才自幼爱好美术。上初师时，幸遇清末翰林庞际云之孙庞惜璞老师，其擅丹青，得其悉心教诲，多有所得。”2011年北京大兴区委为《新明印痕》一书作序，写道：“王新明先生曾就读沧南联立师范学校。来京从教多年，桃李遍京南——新明先生，自幼聪敏好学，学业有成，酷爱篆刻。早年曾遇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庞惜璞老师，在他的关爱下，开启了篆刻的征程……”

如何在师范教育中培养好美术师资，是祖父全力求索的，每逢说到沧南联师的时光，祖父的脸上便呈现出喜悦，他经常回忆那时与陈半丁先生、孙其峰先生、黑伯龙先生围绕美术教育所进行的交流和形成的友谊。

我曾想请王新明先生帮助联系他的同学，采访并了解他们对祖父的记忆，终未成行！好在祖父诲人不倦的形象扎根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好在民间的记忆存活着，好在记者们新近集成的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了。

先辈们在读书修身、经世立身的征程中，兼济天下，独善其身，执书育人，各得其所。感悟其间的情怀，心畅如初！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@163.com